

生活

## 龙舟竞渡忆屈子

□ 唐婉祯

百龙出征,一桨千年,又是一年端午节。

端午节前夕,我邀几位大学同学沿湘江北上,去端午源头、龙舟故里、诗歌原乡的汨罗江畔,探寻屈子足迹,感受爱国主义诗人“忠君爱国、忧国忧民、合众抗秦、强盛楚国”的政治理想;领略其“上下求索、修身齐国、诚勇刚强、不懈斗争、坚毅奋进”的高贵气节;学习他“不坠青云之志,始终爱国忧民,反复追问探求国家复兴之道,虽九死犹未悔”的奋斗精神。

“国亡身殒今何有,只有离骚在世间”。伫立屈子祠前,诗人伟岸的身躯屹立于游人眼前,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呐喊至今回响在耳旁。

放眼汨罗江上,只见龙舟竞渡,鼓声雷动;沿江两岸,观众挥舞彩旗,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;参赛队伍劈波斩浪,奋勇争先。笔者仿佛看到诗人“一跃冲向万里涛”的豪迈身影,听到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铿锵呐喊。

斯人已去,英名永存。屈原将自己不为世俗所玷污、永远忠于国家与人民的伟大品格定格在湘江流域、洞庭之滨,传诵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……

这里是屈原行吟求索之地、是浪漫主义诗歌发源之地。两千多年来,汨罗江上弦歌不绝,桨声不断。如今,“过端午节到汨罗”“去汨罗看龙舟赛”已成为华夏儿女的一种共识。

今天,泱泱华夏,如斯人所愿。“天问”带着中华儿女不断求索的执着飞向火星,“嫦娥”从飞天梦想变为航天探月现实,“鲲龙”寓意“上天如鲲鹏,下海如蛟龙”,这些国之重器,承载着现代科技与历史文明的浪漫碰撞。

今天,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,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,自觉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;今天,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,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。“强国有我在,奋斗正青春。”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,要不畏艰难、奋勇前行,不负时代、不负韶华,在青春赛道上跑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最好成绩。

忆情

## 母亲的晒谷坪

会同县芙蓉学校 朱卫兵

我的祖屋在一处深山里头,沿着一“村村通”水泥路,弯弯曲曲地往里走到尽头,再登上36块摆成“之”字形的青石板,就到了。母亲为晒谷物方便,修路的当儿,便修了与二楼齐平、18平米见方的吊脚晒谷坪。

我和弟弟都在镇上住,母亲却要坚守生活了几十年的祖屋。她说,她看惯了屋前雾聚雾散;听惯了鸟儿早起晚归;赏惯了屋后落日余晖覆盖在满山雪白的梧桐花上;闻惯了屋前柚树花开的醉人芳香;吹惯了坐在晒谷坪的徐徐清风;更习惯了驻足晒谷坪眺望远方,期盼亲人归来的满足。

母亲生日那天,我和妻儿早早回到祖屋,弄好一桌丰盛的晚餐。孩子们围在桌旁,闻着香味,说着、笑着。

弟弟还没有回来,母亲有些疑惑,

便默不作声地佝偻着身子,用那双满是黑斑点的手抓住楼梯沿儿,爬上晒谷坪,走到顶角处,遥望远方。

一会儿,我随母亲来到晒谷坪,母亲怕我看出她的心事,忙捡起水泥地上的扫把,弯下身子,装模作样扫了起来。母亲躬得更厉害了,我担心她会栽倒,急忙扶住她:“妈,还早,等会儿弟弟就来了。”

母亲轻轻扒开我的手,倚着栏杆,时不时向远处张望。她知道:我和弟弟不管多忙多晚,这一天都不会忘记。

“妈,弟弟来电话了,他说去山顶村吴有财家家访,吴有财的儿子吴小平不想上学了。听说人挺聪明,就是贪玩、有些懒。弟弟和吴有财要带着吴小平到镇上工地担一天沙子,让吴小平体会会劳动的辛苦,改变一下他的观念。

抒怀

## 一个人的凤凰

常德市鼎城区江南小学 蔡照君

去年秋末,和《湘行散记》结缘,迷上了沈从文,素白铅印的凤凰古城不时从文字里跳跃到脑海中,幽幽的沱江水、飞檐翘角的吊脚楼、古老锃亮的青石板……感性的我就是这样,似乎所有和沈从文有关的事物都能勾起我心中的无限向往。一步一步,靠近它,走进它,感触它,也成了心里的千千结。

某个周末,携上全家,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,目的地——凤凰古城。

暮秋的早晨,阳光透过窗框挤了进来,也抵挡不住丝丝的凉意。古城里的朝霞铺洒在幽幽的江面上,水波潋滟;波光映照两岸已有百年历史的土家吊脚楼,疏影离离。水面来往着络绎不绝的游船,沱江的风情便在这双桨的摇摆中撩拨开来,仿佛是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

一路沿着青石板,游走在江岸,林立立的商铺缭乱了我的双眼。人潮

涌动中,还未来得及细看一眼,不知被谁推向了前处,只好随着人流向前走。在同行的友人建议下,我们踏上了撑篙的小船逆流而上,船行其间,流水潺潺,顺着远处望去,青山如黛,近处的小船悠悠,时不时有动人的苗家歌谣从船上传来,就是这一点儿质朴和纯粹,拉近了我和古城的距离,从书里穿行到船上,仿佛看见了河街沿岸米铺、盐市、酒肆、布摊、客栈幡旗摇曳,船夫、商人、兵痞、乡人往来不绝;还有那站在河岸焦急等待归来的边城少女翠翠……泛舟而返,江水依旧清凌凌的,如绸缎一般,却不见那个爱哭的老头儿摩挲着斑驳的墙壁,守望着这一片净地。

我想我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游客,奔着沈从文而来,却不曾踏进他的旧居、叩响那扇沉重的木门,只是在这偌大的凤凰古城里走走停停。那简朴的

院落,送走了一拨拨慕名而来的游客,满院的青砖黛瓦、屋里的家具物什,都在时光里烙下了苍老的印记,没有被岁月摧残的,怕是只有沈从文的文字了。不过又有什么关系呢?有些地方,舍不得一次游尽;有些人,舍不得一次读完。就站在这中营街的路口远远看看吧,你听!“照我思索,能理解我;照我思索,可认识人。”老头儿浑厚的声音从老屋里传出,回荡在幽深的巷子里。

转身回头,两岸小贩的叫卖声依旧不绝于耳,商业气息甚浓,原来原始古朴的小城早已不复存在。尽管如此,游人还是乐此不疲地奔它而来。

“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,那可不是我,我只想造希腊小庙。”望着眼前的景,我似乎明白了,他要造的“希腊小庙”,不是别处,就是我脚下的城……

伙伴

印象



李昊天 摄

随笔

## 洗衣去污知冷暖

湖南省作协会员 陈青延

雁过留痕,岁月如歌。几十年洗衣去污的生活变化,凝聚了人间的沧桑冷暖,反映了时代的革故鼎新。

我是一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在八百里洞庭水乡的人。在我年少的时候,母亲洗衣去污,用的都是凭票从商店里买回的肥皂,那时,人们大都称洋皂,用来涂抹在衣服上的油腻污垢之处,然后放在脚盆的搓衣板上,揉搓洗涤衣服。洞庭湖水乡的湖汊河道多,母亲每次用肥皂揉搓过衣服后,还要用提桶拎到屋后湖汊的水跳板上,用捶衣棒去捶打,吐洗去衣服上的肥皂水。

不管是刮风下雨,还是烈日流火,母亲都要屈膝弯腰,将捶洗过的衣服,拿到湖塘里漂洗,时间长了,膝盖自然就会麻木酸痛。尤其遇上寒冷的冬天,母亲顶风踏雪地走到屋后湖汊的水跳板上吐洗衣服时,一双手被冰冷的湖水冻得裂开了多道砖口,鲜血直流。

有一年冬天,冰冻天气,母亲拎着两桶衣服,刚走上屋后的水跳板,脚下一打滑,整个人掉进了湖水里。那一次,母亲的一只脚扭伤了,日后走路来有点跛,若是遇上潮湿阴冷的天气,那只扭伤脚,还有些隐隐作痛。

时光荏苒,岁月蹉跎。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,市场逐渐繁荣起来。从此,母亲每次洗衣服,都使用从商店买回的,去污力强的洗衣粉。但由于碱性太重,母亲长期使用后,经常会出现手掌起泡泡,层层脱皮与开血口子的现象。

后来,年迈的母亲搓衣服时都戴着胶手套。

经年的时光一泻千里,社会发展不断向前。到了二十一世纪,农村普遍用上了洗衣机。不久,妻子又买回了洗涤与烘干两用的全自动洗衣机,代替了以往的单缸洗衣机,还用上了一一种柔和、润滑与不伤手的洗衣液,代替了洗衣粉。

几十年洗衣去污的变化,就是时代嬗变的一个有力见证。